



水滸傳 卷三十四 至 三十六



遠山
2339
11



卷二
2339
卷 11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四

聖歎外書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看他寫快活林○朝蔣暮施○朝施暮蔣○遂令人
不敢復作快意之事○裨官有益於世○乃復如
此不小○

第五才子書 卷三十四 一 寶鑑

張都監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適所以自死禍福倚伏不測如此令讀者不寒而栗

看他寫武松殺嫂後編寫出他無數風流輕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寫出張都監家鴛鴦樓下中秋一宴嬌嬈旖旎玉繞香圍乃至寫到許以玉蘭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蓮玉蘭宛然成對文心繡錯真稱絕

也

看他寫武松殺四人後忽用提刀躊躇四字真是善用莊子幾令後人讀之不知水滸用莊子莊子用水滸矣

後文血濺鴛鴦樓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寫一句云忽然一箇念頭起神妙之筆非世所知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

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此事快絕武松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

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里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頰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可笑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兩脚，我兀自打死了。打虎得意之筆，便處處提唱出來。量你這箇

直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

武松自說出來只得啞啞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

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

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寫得榮華

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

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

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

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箇烏男女正在缸裏

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

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漓漓都拖着酒漿

倒。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

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

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尋不

着傷的酒保。尋字妙不着傷的又妙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

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

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眾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爭此一口氣各人

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眾位高隣都在這里。我武松。看他一篇說話。句句用我

字起說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里。便聽得人

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眾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妙妙

我○和○他○並○無○干○涉○妙妙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

明○道○德○的○人○我字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

我字我○便○死○也○不○怕○我字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

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字我○看○你○眾○高

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我字我○今○晚○便○要

他○投○外○府○去○我字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我字

響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打虎得意之事眾人

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亦是武松自說出來

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

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

滿面已出一口無窮之氣矣相謝了眾人自喚了一輛車兒

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眾

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眾人散了武松一覺

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收結前篇一番快事却說施老管營

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

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

寫得榮華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

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

向這里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畱武松在

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

利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坑坊加利倍送閒錢來與

施恩再寫快活林一句真快活林不虛也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

第五十一回 大鬧飛雲浦

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點綴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

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

武松平生一片心事，只是要人叫聲好。男子乃小人之圖害之者，早已一片聲

叫他做好男子矣。千古多有此事，君子可不慎哉。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

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剛

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

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件

當上了馬一同眾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

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

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大喜字與後大怒字

前後相幫寫小人而不繇衷真是活畫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

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

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一樣好名字男子漢又一樣好名字英

雄無敵一樣好說話敢與人同死又一樣好說話同生甚矣小人之

巧也凡君子意之所在彼色色能知之又色色能言之而其心殊不然也獨世之君子既已心知其

人而又不免心感其語於是忽然中其所圖遂至猝不可救則獨何耶我帳前見缺

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武

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

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銜伏侍恩相張都監大

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

松喫得大醉投之以所好小人之巧就前廳廊下

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一段便寫得與施恩一般。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一段便寫得與宋江一般。君子所以不敢輕受人之解衣推食者，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裡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

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教入宅裏來。

却在口中補出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

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免他的。武松對都

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

疋等件。惡武松買箇柳藤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

鎖在裏面。此一段亦竟與連日閒文一不在話下。

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

處，鴛鴦樓下。樓名妙絕，獅子街，定是武松殺人處。鴛鴦樓不是武松飲酒處也。特寫

此段者一則為武松殺嫂以後又連寫出許多

婦人與他相纏便成絕世奇文一則為此處先寫

預席一次便見內邊門路都熟安排筵宴慶賞中

以便後日血濺一回入來也

秋叶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

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寫殺嫂人偏寫出許多婦人與他纏

擾妙心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松答

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

是武張都監大笑道大笑與後差了我敬你是箇

義士好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竟

武松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箇

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好你如

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內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

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處

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

畫張都監着丫寫殺嫂人寫出如許多般婦女來真正妙鬟養娘相勸

想妙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

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

第五才子書 大開飛雲浦 竟武

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松語

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

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好景武松喫得半醉

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

的養娘叫做玉蘭玉蘭名字妙與前金蓮二字遙遙相望為武松十來卷一篇大

文兩頭鎖鑰也武松一篇始於殺金蓮終於殺玉蘭金玉蓮蘭千古的對矣出來唱曲

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

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

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

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

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

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樽前月下忽聞此言令人

知在何處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

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

事古難全絕妙好辭令人想到亡兄想到宋江想到張青夫妻想到管營父子灑淚不止

事古難全

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

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

你可把一巡酒偏要寫得婦人在殺嫂人眼前嬌娜不已妙心妙筆這玉蘭

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了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

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

妙心妙筆不惟在眼前嬌娜直寫得殺嫂人身邊有許多婦人能延不去矣武松那里

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

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宛然寫出對嫂

嫂飲酒時也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

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忽然合出金蓮本事來妙

心妙如你不嫌低微忽然合出金蓮本數日之間

擇了良時將來與你做箇妻室寫殺嫂人至此妙心妙筆疑非人間

有所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

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

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

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寫未睡有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好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奇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

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

道、看他偏寫出玉蘭來、一箇賊逃入後花園裏去、顯出金鎖玉鑰也。

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透出來、不隱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眾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

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

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小人

只雲轉換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

賊其疾如此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前文一連叫出許多義

賊來小人口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

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

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

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

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

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你押去他房裏

搜看有無賊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

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絕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

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賊物武松見

了也自日睜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

聽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賊物

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

好度人難度、然則足下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定好度耶。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賊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賊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日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賊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

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案、擱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

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何

死囚牢裏糊塗可笑今古一轍

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耐耐張

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殺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怨毒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

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書夜圍着又把木杻釘住雙

手那裏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

此以下
寫施恩
與武松
文無涉
分別讀
之

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眾人以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

為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好施恩將了

一二百兩銀子寫施恩為武松使用都逕投康節

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

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

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

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

也結義做兄弟寫來一笑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

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騙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

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

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

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

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

不喫虧寫得好凡他處必要寫作牢中喫苦者

寫武松既可不必要喫苦也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

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

半點兒苦寫得好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

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里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活寫世人受銀子法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箇種藥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藥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肯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

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得限滿決斷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一人死囚牢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

施恩得之於老康武松得之於施恩深虧此處有此一筆便使飛雲浦回來猶如秋鷹擊雀也你

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

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

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突然分外添此一筆

便將施恩三人反觀出異樣恩義聽得施恩說罷

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

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

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

分俵了此零碎銀子與眾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

央免人上下去使用催釐打點文書二入死過得

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增一再央

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眾人喫酒賞求看

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三入死出

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總結一

段却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

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

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
 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嘗嘗下牢裏來鬧看但
 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覷
 施恩三入不為少矣便忽然生箇事情一筆截住
 其有剪裁之妙不然日日入死囚牢寫得何日始
 也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紹管他施恩
 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又
 好補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藥
 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

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
 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撰了銀兩
 教我與你害人於今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推
 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
 藥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
 州牢城原盜賊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
 當官領了賊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
 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

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藥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寫得好武松忍着那口氣，又一點無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

又包着頭絡着手。

不是蔣門神偏打一處，只圖文情絕倒耳。武松問道：

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

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

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關，那張都監

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

又在口中補出未知事來。

因此小弟不能彀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

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

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

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免入陪話

絕○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

什物○絕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

恩州特有兩件綿衣寫施恩寫得好送與哥哥路上穿着

煮得兩隻熟鷺在此寫施恩寫得好請哥哥喫了兩塊去

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

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

箇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

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深明下文無冤施恩見不是話

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

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深明下文無冤

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

松腰裏好把這兩隻熟鷺掛在武松行枷上好施

恩附耳低言好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好一帽子

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好也有兩雙八搭麻鞋

在裏面好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箇賊男女

不懷好意

好。寫來竟是父子夫婦兄弟，不是朋友，故寫得好。重讀之，覺實實寫得好。

我却寫不出。

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

兩箇來，也不懼他。

每每後文事，偏在前文間中，先逗一句，至於此句，尤逗得無痕。

有影，妙絕妙絕，不知文者，謂是武松自誇了得也。

你自回去將息。竟是我夫婦。

且請放心，我自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

去了。

完施恩不在話下。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

不到數里之上，

數里。看他一路敘出。

兩箇公人

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

果然不出都頭所料。文筆入妙。

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與那」

厮到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

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鷲來，只顧自

喫，也不係那兩箇公人。妙心妙筆，寫又行了四五

里路。四五再把這隻熟鷲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

斯來，只顧自喫。妙心妙筆，寫行不過五里路，五把

這兩隻熟鷲都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

路。一總八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文筆提着

朴刀朴刀此處出現各跨口腰刀腰刀此處出現先在那里等候

絕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筆文

絕妙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

眉弄眼打些暗號文筆武松早駿見自瞧了八分

應允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妙又走不數里

多路數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須作

絕妙好辭如此語方是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

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

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里地名喚做甚麼

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

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妙那

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妙却被武松叫聲下去

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妙這一箇急

待轉身妙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

那兩箇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妙武松喝一聲

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趕將下橋來妙

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妙武松遶上前去望那

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妙就水邊撈起朴

刀來讀此句為之一歎本擬武松死於此刀誰料

事往往有之顧後趕上去擗上幾朴刀死在地下

却轉身回來把那箇驚倒的也擗幾刀妙這兩

箇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妙武松追着

又砍倒一箇妙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箇喝道你

這厮實說我便饒你性命妙那人道小人兩箇是

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

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

父蔣門神今在何處得妙那人道小人臨來時

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

專等小人回報樓妙都在句寫出不費手脚鴛鴦

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

人殺了妙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看他

有兩解腰刀便將兩箇屍首都攙在浦裏又怕那兩

箇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妙立

橋上看了一回活書出來與他人不同思量道雖

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

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

妙絕○提刀躊躇四字自見一箇念頭竟遶回孟

州城裏來妙絕○轉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

箇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

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束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永濟傳卷之三十五

聖歎外書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我讀至血濺鴛鴦樓一篇而歎天下之人磨刀
殺人豈不怪哉孟子曰殺人父人亦殺其父
殺人兄人亦殺其兄我磨刀之時與人磨刀

之時其間不能以寸然則非自殺之不過一
 間所謂易刀而殺之也嗚呼豈惟是乎夫易
 刀而殺之也是尚以我之刀殺人以人之刀
 殺我雖同歸於一殺然我猶見殺於人之刀
 而不至遂殺於我之刀也乃天下禍機之發
 曾無一格風霆駭變不須旋踵如張都監張
 團練蔣門神三人之遇害可不為之痛悔哉
 方其授意公人而復遣兩徒弟往挈之也豈

不嘗殷勤致問爾有刀否兩人應言有刀即
 又殷勤致問爾刀好否兩人應言好刀則又
 殷勤致問是新磨刀否兩人應言是新磨刀
 復又殷勤致問爾刀殺得武松一箇否兩人
 應言再加十四五箇亦殺得豈止武松一箇
 供得此刀當斯時莫不自謂此刀跨而往挈
 而出飛而起劈而落武松之頭斷武松之血
 灑武松之命絕武松之冤拔於是拭之視之

種○之○懸○之○歸○更○傳○觀○之○歎○美○之○摩○挲○之○瀝○酒
 祭○之○蓋○天○下○之○大○萬○家○之○衆○其○快○心○快○事○當
 更○未○有○過○於○鴛○鴦○樓○上○張○都○監○張○關○練○蔣○門
 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雲○浦○淨○手○馬○院○吹
 燈○刀○之○去○自○前○門○而○去○者○刀○之○歸○已○自○後○門
 而○歸○刀○出○前○門○之○際○刀○尚○姓○張○刀○人○後○門○之
 時○刀○已○姓○武○於○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銛
 快○者○此○夜○一○十○九○人○遂○親○以○頭○頸○試○之○嗚○呼

豈○忍○言○哉○夫○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
 嘗○殺○一○人○則○是○不○如○勿○買○不○如○勿○佩○之○為○愈
 也○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殺○一
 人○顧○一○人○未○殺○而○刀○已○反○為○所○借○而○立○殺○我
 一○十○九○人○然○則○買○為○自○殺○而○買○佩○為○自○殺○而
 佩○更○無○疑○也○嗚○呼○禍○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
 猝○發○疾○不○得○掩○蓋○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
 之○人○猶○昔○蹈○之○不○悟○則○何○不○讀○水○滸○二○刀○之

文哉

此文妙處不在寫武松心麓手辣逢人便斫。須要細細看他筆致閒處筆尖細處筆法嚴處筆力大處筆路別處如馬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句下鬢馬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問誰句。此其筆致之間也。殺後槽便把後槽屍首踢過句。吹滅馬院燈火句。開角門便撥過門扇句。掩角門便把櫬

都提過句。下鬢屍首拖放竈前句。滅了厨下燈火句。走出中門拴前門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筆尖之細也。前書一更四點後書四更三點前。揷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銀後。揷出麻鞋。此其筆法之嚴也。搶入後門殺了後槽。却又閃出後門拿了朴刀。門扇上爬入角門。却又開出角門。撥過門扇。搶入樓中殺了三人。却又退出樓梯讓過兩人。重複隨入樓中殺

了二人。然後槍下樓來殺了夫人。再到廚房
 換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門。一連共有十
 數箇轉身。此其筆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
 箇燈字。四箇月字。此其筆路之別也。
 鴛鴦樓之正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與
 失意之事。相倚相伏。未曾暫離。喻如鴛鴦二
 鳥。雙游也。佛言功德天。嘗與黑闇女姊妹相
 逐。是其義也。

武松蜈蚣嶺一段文字。意思暗與魯達瓦官
 寺一段相對。亦是初得戒刀。另與喝采一番
 耳。並不復關武松之事。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
 報讐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
 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
 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
 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來。

一路看
他寫刀
寫角門
寫燈寫
月

第五

跨了腰一寫揀條好朴刀以一寫朴刀提着以彼家之刀殺彼家

人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

武松逕趨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箇馬院

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

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一寫角門開後槽

提燈一寫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

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

此句起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

脚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

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

妙語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二寫却掣出腰刀在手

裏二寫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便從

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櫬却

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捨人來入一重門來

出去又入來又出去把這後槽擗頭揪住却待要

叫燈影下三字妙筆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

第五才子書 血濺鴛鴦樓

三寫腰刀。不見人。見。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一者燈下。二者嚇極。

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

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此。便叫道哥哥不干

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

在那里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

了一口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

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疥癩。武松道

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

殺第一箇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

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前文

送綿衣碎銀麻鞋三件。今忽將兩件插在前邊。一

件插在後邊。為百忙中。真乃非常之才。

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

縛得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

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非管之才。人在

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却將一扇門立在牆

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又出拿

了○朴○刀○此○妙○句○下○又○入○來○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

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一○寫○月○武○松○從○牆○頭○上○

一○跳○却○跳○在○牆○裏○重○門○入○一○便○先○來○開○了○角○門○三○寫○

開○撥○過○了○門○扇○細○細○出○去○此○復○翻○身○人○來○又○人○虛○掩○

上○角○門○四○寫○角○樓○都○提○過○了○細○武○松○却○望○燈○明○處○

來○五○寫○燈○又○看○時○正○是○厨○房○裏○只○見○兩○箇○丫○鬟○

正○在○那○湯○罐○邊○埋○冤○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

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恥○絕○倒○

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

了○表出等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吶○吶○地○怨○悵○

武○松○却○倚○了○朴○刀○四○寫○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

血○刀○來○七○寫○腰○刀○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捨○人○來○

文○入○一○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八○寫○殺○

了○殺第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

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

道○是○兩○箇○丫○鬟○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

第九才子事
血濺鴛鴦樓
黃華堂

舌不展忽然跳出話外武松手起一刀九寫也殺

了殺第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細滅了厨下

燈火六寫燈趁三寫月着那一外月光妙筆一步步挨

入堂裏來又入一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

認得路數逕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

上樓來又人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

遠地躲去了好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

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

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

二字妙將有字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

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

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

在那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却不道這早晚已在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

分曉張團練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

再有幾箇性命六字也沒了絕倒蔣門神道

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里下手結果了快

來回報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

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十寫左手掩開五指陪一

成刀勢搶入樓中再人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寫

燈一兩處月光射入三寫樓上甚是明朗面

前酒器皆不曾收絕妙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

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

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

寫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

回過刀來不惟轉身回刀甚疾其轉筆那張都監

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時一刀寫齊耳根

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頓

句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開雖然酒醉還有

些氣力見剝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

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就勢只一推疾休說

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

真正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句一刀十四

刀為腰先割下頭來殺第四箇又割頭蔣門神有力

掙得起來武松左腳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

割了頭殺第五箇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殺

六箇也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

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妙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

片衣襟來奇蘸着血奇去白粉壁上奇大寫下八

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奇文奇筆奇墨奇紙

武二郎此當作金石聲看他者字也字何等用得

好只八箇字亦有打虎之力文只八字却有兩

番異樣奇彩在內真是天地間有數大把桌子上

器皿踏扁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

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

上去攙扶行到水窮又看雲起妙筆寫武松殺

人意然使夫人深坐房中武松亦不必搜捉出來

也只借分付家人湊在手邊來一齊授首工良心

苦人誰知之下養娘引着說猶未了早有兩箇

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又出來看時却是

第五才子書 卷三十五 上 賈華堂

血濺鴛鴦樓

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妙筆妙不可言

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人進樓

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

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

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腰刀十五寫早剝翻

了一箇殺第七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

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第八箇縱得血濺盡樓

屍橫燈影絕妙好辭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

一百箇也只一死提了刀腰刀十七寫下樓來又出來

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又

來一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問細

暗中與後武松的刀早飛起腰刀十八寫劈面門剝着

倒在房前聲喚殺第九箇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

不入十九寫腰刀半日可謂忙殺腰刀武

松心疑就月光下四寫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

腰刀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厨房

腰刀

腰刀

卷三十五

下○忽然○直○出來○拿○取○朴○刀○五寫○丟○了○缺○刀○二十一寫

翻身○再○入○樓○下○來○忽然又直入○只見○燈○明○下○九寫

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口人

奏○樂○有○法○把○燈○十寫○烙○見○夫○人○被○殺○死○地○下○方○纔○

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六寫○向○玉○蘭○心○窩○

裏○擲○着○殺第十箇○前殺金蓮是心窩裏今殺

箇○小○的○亦○被○武○松○擲○死○一○朴○刀○一○箇○七寫○結○果○了○

第○十○一○箇○殺○走○出○中○堂○把○櫃○拴○了○前○門○忽然又出

妙○捨○得○又○入○來○忽然又○尋○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擲○死○

了○在○地○下○殺十三箇殺十五箇○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

足○六字絕○走○了○罷○休○撇○了○刀○鞘○開利之極○二提

了○朴○刀○八寫○出○到○角○門○外○又直出來○來○馬○院○裏○

再○出○除○下○纏○袋○來○忘之固是敗筆然○把○懷○裏○踏○匾○

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再出

倒○提○朴○刀○便○走○九寫朴刀○倒提妙絕是心滿意

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

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

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句先把朴刀虛

按一按句寫跳城便真寫出跳城刀尖在上棒

枋向下一托地只一跳妙寫朴刀把棒一柱立在濠

塹邊妙筆十月明之下看水時四寫月樓上

月亦此月也然而樓上之月何其慘毒濠邊之月

何其幽涼武松在樓上時月亦在樓上初不知濠

邊月色何如武松來濠邊時月亦在濠邊竟不記

樓上月明何似都監一家看月之時濠邊月裏並

無一箇武松濠邊立月之際張家月下更無一人

嗟乎一月普照萬方萬方不齊苦樂月影只爭轉

眼轉眼生死無常前路茫茫世間魑魅只有一二

讀書至此不知後人又何以為情也只有一二

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

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抓扎起衣服

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

裏有雙八搭麻鞋如此穿插妙豈容說以前篇

正奇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

三點此句收妙筆與前一闕武松道這口鳥氣今

日方纔出得鬆懸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

撒開提了朴刀十三寫投東小路便走走了一五

更一更四點四更三點前提後繳合天色朦朦朧

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

又疼那里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箇小小古

廟武松透入裏面把朴刀倚了十四寫解下包裹

來做了枕頭細間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

邊探入兩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捨入來

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奇那四箇男女道這

鳥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掙扎得脫

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十五寫却似牽羊的

一般脚不點地好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

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不正寫却用

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猶帶兩武松只

不做聲繇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

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還

點着碗燈十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剥了衣裳綁在

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
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
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
一刀一剮却也雷得一箇清名於世那四箇男女
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
得一頭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
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好沒一盞茶時只
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

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

箇不是叔叔妙絕一篇十來卷文字迴環那大漢

道果然是我兄弟妙絕真疑鬼武松看時那大漢

不是別人却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藥

又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

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拏箇氈笠

子與他戴上兩句寫得好笑遂似為做頭陀之識

中故先於此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

看他一
路細細
敘述不
省
大

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公自張青即便請出前面
客席裏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
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我讀半日不得了自
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
手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
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
是趁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
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

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
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
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讐八月十五日夜
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
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
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
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
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

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尉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箇鳥公人也是一朴刀一箇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箇丫嬛，直上鴛鴦樓。

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四更三點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

前正傳是第一遍此

敘述是第二遍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

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綁縛將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

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

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

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

泰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

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

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好張青夫妻若是我

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

箇也近他不得那四箇搗子只顧磕頭武松喚起

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

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好人送好好物

用那四箇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

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

我心四箇搗子不知我心連武松亦復從你去後

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腕節或早或晚回來知因此

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

厮們慢使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

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僕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好張青

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

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只一句便將前

一篇重復出色加染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嘗說到這

里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

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

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

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八箇字寫出好主人正不以酒

食為感也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

直到五更纔敢出來上半夜怕人下半夜怕鬼寫得絕倒眾人叫起

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

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推到天明時分妙絕妙絕遂令讀者疑字

縫裏或有武松劈面直跳出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

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

沒去處填畫了圖像格目回府裏稟覆知府道先

第五才子書 血濺鴛鴦樓 三 貫華堂

從馬院裏人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腕下

舊衣二件前文所無○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

箇丫嬛厨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前文所有○

倒插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此句本

在前此句本插在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

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樓下擗死夫人一口在外擗死玉蘭一口妳娘二

口此句本在後兒女三口此句前是二口此多其

倒插在前

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正傳

是第一遍敘述是第二遍報官是第三遍看他第

一遍之縱橫第二遍之次第第三遍之顛倒無不

處處入妙○看他敘來有與前文合處有與前文

不必合處政以疎密互見錯落不定為奇耳必拘

拘一字不失何不甲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

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

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聖保正人等

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

橋下屍首俱在水中共計十五人後急接知府接

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首都簡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絕家至戶到逐一挨察五家一連十家一係那里不去搜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

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通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畱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

來張青夫妻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

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

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

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家無

之痛此日最深不仁二字雅馴今日若得哥哥

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

那里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

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麼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

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

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里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

別處去終久要喫拏了他那里嘗嘗有書來取我

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得我寫一封書備

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

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

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

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

隨卽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藥又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

獨表孫二

娘能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

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

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却不要噴怪。武松道：嫂嫂說定的依。妙筆令人忽然想到暮雪房中不覺失笑。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箇却靨得他一箇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襪色短總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

第五才子書 血濺鴛鴦樓 三四 貫華堂
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靴子插着兩把雪
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嘗半夜裏鳴嘯得響
叔叔前番也曾看見妙筆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
髮剪了做箇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
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
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
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到
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箇也使

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
一扮看以文爲戲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
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
似我身上做的好着了阜直襪繫了緜把氈笠見
除下來好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
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
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來張
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

第五才子書 血濺鴛鴦樓 三五 貫華堂

知○何○故○做○了○行○者○寫武二無可不可真是天人處

所讚亦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是

豪傑相聚便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

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裏○要○行○張○青○又○道○二○哥

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語趣你○把○那○張○都○監○家○裏

的○酒○器○留○下○在○這○里○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

去○做○盤○纏○萬○無○一○失○細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

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

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

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

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

教○武○松○掛○在○貼○肉○背○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

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四

妙○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逕○諸○事○不○可

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

回○信○寄○來○我○夫○妻○兩○箇○在○這○里○也○不○是○長○久○之○計

只作商量却便彙括後事於此妙筆 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

入夥二哥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

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

唱采道果然好箇行者論曰伏虎尊者當晚武行者離了

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好日

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

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

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

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

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

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

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

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窗一箇先生樓着一箇婦人

在那窗○前○看○月○戲○笑○又是一箇婦人武行者看了

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

出家入上忽添山間林下四字便將三千威儀八百細行一齊提出武松做行者便真是行者歎今

日○法○門○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
之○非○也○
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
爛○銀○也○似○刀○却○在○
爛○銀○也○似○月○光○下○

照○看○便○寫○得○紙○上○爛○銀○也○似○射○人○目○道○刀○却○是○好○
請○正○不○辯○其○是○刀○是○月○是○紙○是○墨○也○

到○我○手○裏○不○曾○發○市○且○把○這○箇○鳥○先○生○試○刀○先○生○

加○鳥○字○下○加○試○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
刀○字○下○載○奇○語○

鞘○閃○把○兩○隻○直○裊○袖○結○起○在○背○上○
出○書○竟○來○到○庵○前○

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廳○關○上○武○行○者○拏○起○塊○

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

童○來○唱○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

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

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鐺○地○一○聲○響○

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箇○先○

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

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

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
一○主○本○事○都○放○箱○兒○裏○蓋○鳥○先○生○則○然○矣○
正○是○

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裏○再○拔○出○那○口○戒○刀○輪○起○

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
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圈○冷○氣○
竟○是○劍○術○傳○中○選○句○俗○本

改○去○何○也○寫○兩○口○劍○兩○口○刀○却○偏○兩○箇○鬪○到○十
增○出○月○明○之○下○四○字○便○有○異○嘗○氣○色
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

箇○妙○此○語○前○文○未○有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
兩噴畢竟兩箇裏斃倒了一箇的是誰且聽下

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無○異
樣○出○奇○之○處○然○我○觀○其○寫○武○松○酒○醉○一○段○又
何○其○寓○意○深○遠○也○蓋○上○文○武○松○一○傳○共○有○十

來卷文字始於打虎終於打蔣門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過岡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後打虎甚矣醉之為用大也其打蔣門神也又因無三不過望五字至於大醉大醉而後打蔣門神又甚矣醉之為用大也雖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終恃力不可以終恃權勢不可以終恃恩寵不可終恃蓋天下之大曾無一事可以終恃斷斷如也乃今武松一傳偏獨始

於大醉終於大醉將毋教天下以大醉獨可終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蟲而有時亦失手於黃狗神威可以單奪雄鎮而有時亦受縛於寒溪蓋借事以深戒後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猶尚無十分滿足之事奈何紘紘者曾不一慮之也

下文將入宋江傳矣夫江等之終皆不免於竄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

生平一片之心。則固皎然如水。在玉壺千世。萬世莫不共見。故作者特於武松落草處。順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後文之必應之也。乃後之手開面厚之徒。無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續一部唐突才子人之無良於斯極矣。當時兩箇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

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菴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箇緣故。只見菴裏走出那箇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裏叫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

請他來這里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任
 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
 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
 強騙在此墳菴裏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
 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
 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好風水今日驗矣
 絕倒○若真有風
 水則又何以偏有此等事也若風水本有人自
 時看不出則何日當遇看得出人也世之愚人必
 欲津津言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
 之何哉

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
 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
 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
 火燒菴了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麼好武
 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好那婦人道請師父進菴
 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算我麼那婦人道
 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
 菴裏見小廳邊卓子上擺着酒肉補前
 未寫武行者討

大碗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
 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
 獻與武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
 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
 那兩箇屍首都擄在火裏燒了四字妙
段豈以必殺飛天蜈蚣為武乎豈以必救婦人為
 仁乎於是二者皆無取焉然則為寫飛刀此言為
 獨斷也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望着青州地面來
 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城果然都

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
 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没人盤詰他時遇十一
 月間天色好生嚴寒好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
 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
 面先敘白虎山古云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險峻行人如在畫圖中
今日筆墨都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
入畫圖中也早見一箇酒店門前一道清溪道清溪屋後都是
謂是寫景却不知都是章法看那酒
 巔石亂山

店時却是箇村落小酒肆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

來逕逕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

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

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多賣沒了看他說沒

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

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

口看他沒了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

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

喫原來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好筆○四角酒不足

武松也然要寫多又恐與三碗不過岡無三不過

望相近因倒追到前文去插此一句特與俗筆不

同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

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箇沒東西賣你

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喫了想到自喫的肉一發挑動

下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箇出

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只是順口捎帶一句亦是

獲相挑却那里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看他只是說沒

武行者道：「我又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

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

西賣看他到底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

條大漢，引着三四箇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

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

店主人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不但肉又有雞，不但有又吧熟。

酒在那裏。酒字上又加青花瓮，字寫得分外入耳。店主人道：「在這裏。」

多郎三字活跳與前詩相激射那漢引了眾人，便向武行者對

席上頭坐了。又偏坐得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

肩下。店主人道：「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來。」寫得射開

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裏。青花瓮外又加寫出

物，惟其器使已令人眼涎喉癢。武行者偷眼看時

寫得絕倒四字中，有又惱。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

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聞得香味，得寫

絕倒中間又惱。又喉癢將起來。癢字絕倒又恨

羞饒自不必說。又喉癢將起來。癢字絕倒又恨

第五才子書 醉打孔亮

不得鑽過來搶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

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射眼放在那漢面

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昏酒去燙故意寫得射武

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露的不氣

寫得饜自不必說 其實又惱又羞正是眼飽肚中饑酒又發作恨

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

這厮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為頭

一聲當休要焦燥要酒便好說好日不來做管武

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厮好不曉道理這青花

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

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

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

要喫那里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

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只管將

三字挑開榜文捕獲有銅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

爺蠻法我白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出

家人自稱老爺絕倒語○看他只管武行者聽了

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

店主人打箇、踉蹌、直、躡、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

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

日、掙扎不起寫那漢大怒、却不便來發作、却又去

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箇鳥頭陀、好

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人

勿起嗔心只管將出家人三字、挑鬪、文補、使讀者心中疑忌武行者道、

我自打他、干你甚事一箇硬○寫兩硬相磕那大

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

又硬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卓子推開、走出來、喝

道、你那厮說誰一箇又硬○那大漢笑道、你這鳥

頭陀、要和我厮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

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一箇又硬○武

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

一箇又硬○須知是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

又起

一箇走

又一箇

手出

一箇出

又一箇出門一
路看他
寫兩箇
便漢各
不相下

第五才子書

醉打孔亮

九

書

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里敢輕敵便

做箇門戶等着他如武行者捨入去接住那漢手

如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如怎禁得他千百斤

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

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如武松自打虎至此

曾無次不變那三四箇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里敢上

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

處如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

只一丟如武松寫得只如將大漢作戲又表神那

三四箇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

漢救上溪來後上溪來捉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

去了如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揮不

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

去了老爺喫酒了二語寫出快活有把箇碗去白

盆內昏那酒來只顧喫可憐好酒却是冷喫雖

也看時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寫得快活

第五才子書 卷三十六 賈

武○行○者○且○不○用○箸○雙○手○扯○來○任○意○喫○快活亦有 醉亦有 沒

半○箇○時○辰○把○這○酒○句肉○句和○雞○句都○喫○箇○八○分○武

行○者○醉○飽○了○把○直○裊○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

而○走○絕妙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提○脚○不

住○一○路○上○搶○將○來○畫出頭陀畫出醉畫離○那○酒○店

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墻○裏○走○出○一○隻○黃○狗○着

着○武○松○叫○無端忽想出 一隻黃狗文心武○行○者○看

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筆寫一句者上句從作者

中寫出從筆端寫出者寫狗武○行○者○大○醉○正○要○尋

事○四字罵世言世間無事可恨那○隻○狗○趕○着○他○只

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上狗

加一恨字趕狗上着一戒刀字皆喻古今君子有

時忽與小人相持為可深痛惜也夫狗豈足恨之

人戒刀豈趕那○隻○黃○狗○遶○着○溪○岸○叫○寫出寒溪寫

狗之具哉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

力○猛○頭○重○脚○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

其力可以打倒大蟲而不能不失黃○狗○便○立○定○了

手於黃狗為用世者讀之寒心

叫活畫黃狗活畫小人○俗本落此句○黃冬月天道雖只有一

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得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

一身水學道必須問一知十看書却須問一知二

冷得當不得作傳妙處全妙於寫一邊○須知是淋淋漓漓

將不寫一邊宛然在寫一邊時却見那口戒刀浸

在溪裏亮得耀人爬起時不記戒刀起來後忽然

真好戒刀俗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

去再起不來只在那溪水裏滾○此段不止活畫醉人而已喻言君子

用世每每一蹶之後不能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

騾人來當先一箇大漢頭戴壇笠子身穿鶯黃紵

絲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却不接喫背後十數

箇人跟着都拿木鈚白棍衆人看見狗吠畫一

衆人隨之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

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却又引了二三

十箇莊客自遶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里

又作補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箇喫打的漢子

第五才子書 醉打孔亮

換了一身衣服細筆不漏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

着三二十箇莊客都拖鎗拽棒跟着那箇大漢吹

風胡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

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箇賊頭陀正是打兄弟

的那箇大漢道且捉這厮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

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

不得急要爬起來被眾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

上溪來不成捉矣止可謂之撈上溪來耳○前文開寫一句云門前一道清溪不意遂兩用

之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

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眾人把武松推搶入去

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

叫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厮却纔打得三五

下只見莊裏走出一箇人來問道你兄弟兩箇又

打甚麼人又打只見這兩箇大漢叉手道師父聽

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箇相識去前面小路店

裏喫三杯酒耐耐這箇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

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攔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裡。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箇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忽然。這箇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忽然一鬆。一逼一鬆。總是搖漾讀者。

這秃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箇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秃賊一頓打死。一把火燒了他。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箇好漢。也像是三字。妙絕。可見連日說也。可見連日說也。此時武行者心中畧有些醒了。理會得此三字中。又提動景陽打虎一事在心頭矣。只把眼來閉了。露他打只不做聲。那箇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寫看。一看。亦不一。直寫出。且先寫箇

身子才了書醉打孔亮

看背上杖癢以作一曲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夾

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便將手把武松頭髮

揪起來方纔看正而便有定睛看了叫道這箇不

是我兄弟武二郎疑鬼疑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

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疑鬼疑那人喝道快

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自武二郎兄死之後

虎莊處處寫出許多哥哥弟弟字來讀之真有昨

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之妙也然前兩處猶明明

耳此却更不知是何人竟寫一箇認是哥哥一箇

看他寫四箇人都無名字

認是兄弟叫得一片親然使讀者茫不知其為誰
豈其夢中見武大耶蓋特特為是疑鬼疑神之筆
以自娛樂亦以娛樂後世之人也那穿鶯黃襖子的併喫打的

妙一時寫出四箇人却一箇人認得三箇人一箇人

只認得一箇人一箇人認得三箇人者出來的人

認得三箇人也一箇人認得一箇人者武松只認

得出來的人也兩箇人各認得兩箇人者鶯黃襖

子的認得出來的喫打的認得兩箇人者鶯黃襖

黃襖子的也一箇人只認得一箇人者讀者此時

只認得武松並不認得出來的鶯黃襖子的喫打

的也世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箇行者如何却是

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嘗和你們說

第五才子書 醉打孔亮 五

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景陽岡打虎不惟自

嘗說可知是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如

一件非常事

如那弟兄兩箇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

乾衣服與他穿了細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

要下拜那箇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

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水滸寫序已成套事此又寫

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真好哥哥討

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只

拜作兩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又畧正是鄆城

縣人氏句姓宋句名江句表字公明句武行者道

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裡兄

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

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里住得

半年是打虎殺嫂切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

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便帶出三後却收拾得家

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

醉打孔亮

自家中無事口中補寫朱雷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

箇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里

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

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

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里口中補寫來孔家前牛節事此間便

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

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

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箇穿鶯黃襖子的便

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

兩箇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箇以此叫我做

師父此句醜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是打蔣門神殺張都監再遇張青時

也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

起身便入此句為下作引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

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

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此是半年向後不

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此是半年上文云

柴家半年。孔家半年。此又敘出半年中事。都知半年中事。都不知。不惟行文有虛實之妙。又表出柴

孔兩莊大小。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

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

門慶通奸。遂令風情二字。更立不起。妙絕。藥死了我

先兄武大。四經。陸。座。殺。何。也。昔。佛。入。滅。後。阿。難。結。集。衆。無。不。大。哭。也。曰。昨。猶。見。佛。今。日。已。稱。我。聞。今。武

松。別。宋。江。時。猶。曰。曰。哥。哥。見。宋。江。時。已。曰。解。先。兄。嗟。乎。腸。斷。脈。絕。被。武。松。把。兩。箇。都。殺。了。自。首。告。到。胡。可。以。言。也。

本縣轉申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

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

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

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藥。又孫二娘教我做了頭

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

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

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箇。聽了。大驚。撲翻身。便

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

明孔亮道我弟兄兩箇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
 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
 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
 這串數珠孔明道這箇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
 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
 江請出孔太公○江○竟○是○哥○哥○身○分○妙○寫○得○宋○都○相
 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
 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我○於○世○間○無○所
○愛○正○獨○愛○此

句○耳○我○二○三○同○學○人○亦○同○此宋江心內喜悅武松

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
 孔明自在那里相陪孔亮○推○着○疼○痛○也○來○管○待

得○孔○亮○愛○敬○豪○傑○出○寫○得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

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謁拜
 又有幾箇門下人亦來拜見宋江○見○了○大○喜

處○有○人○拜○門○生○可○謂○榮○華○之○極○一○百○七○人○中○無○當
一○箇○得○及○也○官○司○榜○文○有○如○無○物○寫○得○妙○絕

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

第五十一回 武松打孔亮

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出一夜話中拙筆菜園

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

尚魯智深不說起那里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

宋江道也好也好看謹好而有所未盡之辭只二字截住下却疾轉出清風寨同去一

段來深表自家愛惜武松之至不願其遂去落草而自家之一片未心遂可借此得以白白此皆宋

江生平權詐過人處而後人反因此等續出後數十回真可笑也我不瞞你說我

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

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

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

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

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寫出恩愛如見

誠如此可謂愛人以德矣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

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

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

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

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

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說得妙

不見花知寨因宋公明而愛及花知寨然畢竟信公明深於信

知寨二只是繇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只是繇三

三字便活纔出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

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武松不必有此心只因上

讀其言真令我欲痛哭也殊不知宋江却不然

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便着他

實讚歎全是若如此行不敢苦勸此八字重

相陪我住幾日了去此句又落到兄弟恩情上來

便為此一段文只因有此一段文自此兩箇在孔

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

孔太公父子那里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

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

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陪并帶

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

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為路費宋江推却不受武松

偏不 孔太公父子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
 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
 上鐵界繩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
 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
 鑊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
 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
 行者兩箇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
 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

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箇在路上行着
 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
 又行兩箇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
 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箇三岔路口宋江借
 問那里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
 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
 去了這裡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
 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

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里喫

三杯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正真

哥哥既死且把認義哥哥遠送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也宋江道不須如此

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

程萬里早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與張

青如出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撥魯智深投降

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鎗一刀博得箇封妻廕子

久後青史上留得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前宋江口中却說不好說明却向武松口中說明之妙然

武松口中却說不暢便再向宋江口中暢說之妙

絕然而其實都是宋江權術七我自百無一能雖

十回後紛紛續貂無謂也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

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非此

宋江自謙實是武武行者聽了此五字真寫得好

松珠王在前矣酒店上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

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

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

第五才子書 醉打孔亮

筆墨淋漓○少戒酒性○再申四字者○所以消繳武松十滴之至○來卷文字○直挽至最初柴進莊

上使酒打○人一句也○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

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

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

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七字妙絕遙遙

進前上武松別宋江上路時相應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

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

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得宿頭如此看看

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

天道胡亂在林子裡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

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箇毒

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

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

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

走出十四五箇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

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

江解上山來

即晚間心中歡喜
觀之不足之山也

宋江只得叫苦却

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
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
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綑做粽子相似
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箇在廳上的小嘍囉說
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
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
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

物只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箇烟花婦人變出待
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裡只見小
嘍囉點起燈燭熒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
動揮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嘆氣約
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箇小嘍囉
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
宋江偷眼看時只見那箇出來的大王頭上縮着
鸞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

紵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箇好漢
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
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
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
道孩兒們那里拿得這箇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
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
箇牛子獨自箇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交絆翻因
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

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
見廳側兩邊走上兩箇好漢來左邊一箇五短身
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
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
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
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箇生的白淨
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
頂絳紅頭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

壽為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為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箇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怕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

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怕那箇掇水的小嘍囉便

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怕一部大

主則如此等處定當不妨然作者却偏原來但凡

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

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再註一句者為欲少遲那

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嘆口氣道可

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三十七

只作一句讀其事甚疾此三十七字中凡敘三箇人三件事然其實潑時即是嘆時嘆時即是聽

醉打孔亮

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便叫來拜妙絕妙絕寫

上七宋江字押脚此四便字宋江滾下來答禮問

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

亦拜在地那三箇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

要把尖刀刺了自已的眼睛未審亦原來不識好

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箇緣繇爭些兒壞了義

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

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

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

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

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

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

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

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全書大不知仁兄獨自何

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關婆惜一

節却投柴進并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往清風

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箇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喫到五更，叫小喽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妙。○又妙於夜來不說，留作今朝竟日之歡也。三箇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裡，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妙。話休絮絮，宋江自到清風寨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

在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筆法只見小喽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着，挑着兩箇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箇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箇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喽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里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箇時辰，遠探小喽囉報將來，說道：「王頭

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箇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箇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里？」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箇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

王矮虎正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請三位坐。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開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憑空設幻，疑其符也。為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開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邊，花知寨莫不

第五才子書

三三

賈

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文情奇妙讀之欲迷宋江問道你

丈夫花知寨好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

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好宋江道你恰

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好那婦人道大王不

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箇知寨好一文好一武好

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

寨劉高好宋江等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

我不救時明目到那里須不好看看他下文好看此等皆是無

中生有文字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

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

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箇字的好生惹人耻笑

我看這娘子說來是箇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

宋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

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

自來沒箇罪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

大頭巾弄得反了哥哥管他則甚罵世語竟似李贄惡習矣然偶

押

然一見卽不妨。但不得通身學李贄。使殊累盛德也。胡亂容小弟這些箇宋

江便跪一跪宋江身分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

宋江揀一箇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箇伏

侍賢弟只是這箇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

妻怎地做箇人情放了他則箇燕順鄭天壽一齊

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箇容易宋江又謝

道恁的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

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

此是寫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

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

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辨得遲矣亦呼云辨得早

哩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箇轎夫也得了性命擡

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

隻脚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

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反要與

兄弟完娶一箇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

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

縛了禮義可以縛人乃至可以縛王矮虎而何世之不用之也雖不滿意敢怒

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

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聞被擄了恭人

去只得回到寨裏報知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

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

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眾人

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箇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

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

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箇軍人

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免本寨內軍健七八十

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

箇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眾軍漢接見恭人

問道怎地能殺下山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

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說得他慌忙拜我

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恰是文官妻子亦會說大話騙人眾軍漢

那

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催救我眾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一道
 聖說便了眾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眾人
 見轎夫走得快妙便說道你兩箇開嘗在鎮上擡
 轎時只是鴛行鴨步妙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
妙那兩箇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
 槩暴打將來妙眾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
 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

脚後跟直打着腦杓子

妙。此文只是花榮髯子。作者無可見長故借此作

開中一笑也。

眾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

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

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活

文官妻子會說自家好處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

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

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十口猪賞了七八十人十

酒一口猪賞七八十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

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遼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箇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箇好漢將了酒菓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帶一宋江肯上包裹提了

朴刀說道再得相見唱箇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時○生○竝○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便○不○使○宋○江○要○去○投○遼○花○知○寨○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又出○一○樣○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似○然○變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